

惠安文史資料

第二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惠安县委员会

工作组编

目 录

北伐军进入惠安前后·····	洪满聪 (1)
惠安著匪——汪连·····	洪满聪 (4)
惠安著匪之二——杜建·····	洪满聪 (11)
著匪杜建横行惠东沿海述概·····	庄 舜 (18)
戊午匪攻惠安城·····	林敬仲 (20)
东坑寨的今昔·····	蔡景崧 (22)
著匪陈国梁洗劫东寨乡·····	蔡景崧 (23)
内三乡围击军阀亢团部队·····	蔡景崧 (23)
内三乡遭军阀残踏惨祸·····	蔡景崧 (24)
涂岭人民痛歼陈宗仪土匪军·····	曾清谋 (25)
北洋军阀铁蹄下的惠安·····	林敬仲 陈书涛 (27)
何剑华之被军阀暗杀·····	庄秀庭 潘悟真 (29)
惠安最早的公立小学——惠安县官立学堂·····	惠安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组 (29)
惠安县立竞新小学校简史一段·····	刘钟莹 (31)
侨胞创办屿光学校概况·····	惠安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组 (33)
涂岭自治学校·····	蔡景崧 (34)
文峰书院·考棚·惠安中学——惠安一中校址历史概况简述·····	郑仰侨 (35)
惠安基督教简介·····	李其山 (37)
陈和礼与仁世医院·····	潘悟真 (50)
天主教之传入惠安·····	刘锡英 (51)
天主教在惠安的所谓传教活动·····	陈 巽 (53)

惠安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械斗惨案.....刘锡英(57)

惠安的两起教案.....王茂勋口述 刘锡英供给资料 陈书涛整理(59)

惠安掌中木偶戏.....吴焕成(61)

孙经世生平及其著作.....孙怀伟(65)

渔民诗人张泗滨.....政协崇武学习小组整理(68)

渔隐诗人张布衣泗滨小传.....舜庭许少熙撰(69)

惠安画家辑录.....许钟奇(70)

惠安的四“俊士”.....刘伦岩(71)

净峰寺记.....许钟奇(71)

题林咸公祠诗.....林敬仲集(73)

附：《惠安文史资料》第一辑勘误

北伐军进入惠安前后

洪 满 聪

一九二六年九月三日，北伐军东路军总指挥何应钦率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三师谭曙卿、第十四师冯轶裴、独立第四师张贞等部，由粤东出发，分两路入闽：一、由汕头（广东省）入诏安、云霄，直指泉州、惠安、莆田到福州，此路以张贞所部为主负责；二、由大埔（广东省）入永定、连城，再分两路，一由龙岩下漳州，一由上杭、清流上闽北。

北伐军进入惠安之前，惠安人民处于军阀、土匪宰割之下，深陷苦海。当时，惠安著匪汪连（又名汪连明）受编在北洋军阀旅长孔昭同（时任兴泉永镇守使）部下，充任孔旅独立第四团团长的，驻团部于惠安城关，惠西田船著匪汪柴水（又名汪汉民）是他的第一营营长，惠东涂寨著匪杜建是他的第三营营长，其余匪首如李法、苏妈来、汪德水、苏杜兴、柳晚等皆为其部属；惠安县知事是汪连的族亲由汪连委派的汪子舟；惠安城关一批绅士对汪连也竞相趋奉帮闲；汪连集全县军、政、财大权于一身，俨然惠安土皇帝。此外，还有惠北四股著匪陈甲春，十三乡著匪庄瑞怀，北溪著匪王朝英、颜选，晋江福山腰著匪高为国……等。这些土匪，残踏整个惠安，日夜进行烧杀掳掠等罪恶活动。汪连还以“官”的身份，公开大肆横征暴敛，如借口筹建惠洛公路，巧立名目，大派路捐，城关地区分为大、中、小户，每户每次须缴纳数百元、数十元不等，起码十元，每年勒派三次至五次；农村则以田亩计征。汪连还故意在较热闹的市街或重点户曲划路线，以毁店拆屋相威胁，从中敲勒巨款。当时，惠安人民遭受北洋军阀的糟蹋也很厉害，仅从其南北往来所谓过境军队来说，他们占驻民房，毁坏民物，派饭，派饷，抓挑夫，直至公然抢劫，无所不为。其中被抓去为他们挑行李的挑夫，吃不饱，穿不暖，沿途要受鞭打，期限跟队伍，中途死亡者不计其数。惠安人民

无法生活下去，许多人逃往南洋谋生，或举家离乡背井，在外地到处流浪。

张贞部在同安击败北洋军阀的福建陆军第一军张毅后，于十一月二十一日攻占晋江安海镇，张毅败退泉州。北伐军乘胜追击，于十一月二十二日攻克泉州城。张毅部再往北退入惠安县境内，在洛阳桥仓皇设防，企图凭洛阳桥顽抗一阵。十一月二十三日北伐军由泉州挺进洛阳时，张毅桥头部队一触即溃。

十一月二十五日（一说二十四日），张贞所部的黄克臻团进驻惠安县城，张贴安民告示，惠安宣告光复。张毅部再败逃惠北涂岭，入莆田，向福州退去，最后于十一月三十日至十二月三日在峡兜、瓜山一带陷入重围，战败，向北伐军缴械投降。北洋军阀的省防司令李生春，则已先在十一月中旬向北伐军投诚了。

北伐军进入惠安时，原驻防在惠安的北洋军阀营长张文魁（一九二五年农历五月来驻惠安）向北伐军投诚。北洋军阀旅长孔昭同的独立第四团汪连部（一九二三年春来驻惠安）出逃于涂寨安固、前黄、山尾一带。所以光复惠安县城时没有发生战斗。但孔昭同部队在撤退时从惠安捕走螺阳中学学生等四十多人为挑夫。随后，入闽北伐军政治部正式委派何援为惠安县县长。张文魁受编后，仍留下驻防惠安。汪连在张贞部到惠安时，曾企图利用旧关系（汪连曾于一九一七年在“靖国军”张贞部下当连长，于一九二〇年在“浙靖联军”张贞部下当营长）要求张贞收编；张贞因汪连“背南背北”，屡党于北洋军阀，予以拒绝。汪连遭到碰壁，单身溜走。汪连留下的残部，按张贞的意图，是指定汪连部下连长李法（其胞兄李扁生与张贞是结拜兄弟）负责带领跟他北上。但李法为汪连部下营长杜建所排斥，退走惠安下坑老家，结果由杜建、张静山等率领前往莆田赶上张贞部队。张贞发觉这支部队的带队官不是李法，不予承认，杜建不得已，自己返回惠安，众头目只好再追请李法。一九二六年农历十一月间，李法到莆田，张贞把该支队伍收编为“卫生队”，以李法为队长，下有五个连：一连连长于振武，二连连长张占，三连连长王笃初，四连连长易经，五连连长苏妈来。到达福州后，又改番号为“别动队”，驻于福州东门头。

北伐军入惠前，十一月八日，已有集美师范学校惠安籍学生、共产党员王德彰等人，受党组织所派，率一支由该校惠安籍学生吴国珍、吴敦仁、骆拔才、苏克明、柯联定、陈雪华、陈祖茂等十多人组成的“集美同学回乡宣传队”来惠安进

行革命活动，惠安县立中学参加这支宣传队的有张昆友、陈壶冰、黄森、卢添辉、陈进城、陈书涛等人。北伐军入惠时，这支宣传队迅速发展扩大为十个宣传队，配合北伐胜利形势，分头到各地开展宣传工作。在县城又组织各界民众举行“军民祝捷联欢大会”，演讲，贴标语，呼口号，唱革命歌曲（当时大人、小孩都会唱“打倒列强，除军阀，……”这首歌），印发《告各界民众书》，举行提灯游行，唤起民众支援北伐军，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群情激昂，全县呈现一片欢腾气氛。

十二月间，中共惠安临时支部成立，王德彰为支部书记。这是中共在惠安建党的第一个党组织。

惠安人、国民党员杜辉在厦门时，与陈文总（时国民党左派）、秦望山有交往，此时由陈、秦介绍取得国民党福建省临时党部（一九二五年筹建，设在鼓浪屿）的同意，来惠安筹建国民党惠安县党部。时当国共合作，共产党员王德彰、庄玉辉等予以协助支持。十二月间，国民党惠安县临时党部成立，杜辉任主任（书记），一批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惠安县临时党部的领导工作：王德彰任青年、妇女部部长，吴敦仁任组织干事，陈玉聪任秘书干事，庄玉辉、林大年等也是领导骨干人员，为农会、工会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

与此同时，北伐军政治部在泉州设立“兴泉永政治监察署”，由北伐军政治部主任江董琴委派陈文总任监察员，中共泉州特支领导成员（一说是特支书记，一说是特支组织部长）、监察署民运指导员李松林时常来惠安指导工作，对惠安党的组织工作和群众斗争活动给以有力支持。

惠安人民自此开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革命斗争活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写于一九八三年六月

惠安著匪——汪连

洪 满 聪

前 言

惠安自清道光以后，县志失修，民间私家个人对有关地方志之类的记述也很少，因而近百多年来，惠安的历史面貌模糊不清，有待发掘整理。

清朝末造，社会荡乱，惠安也不例外。自清道光、咸丰（即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惠安先后出现乌白旗、大小乡、大小姓、大小房头等形形色式的封建械斗，动辄牵卷数乡、数十乡，刀枪相见，列阵斗杀，至为酷烈。封建头子、地方豪劣从中操纵，官府衙门乘机敲诈，因之、每起械斗，往往迁延经年累月，旧案未结，新仇又起。祸殃所及，田园荒芜，庐舍为墟，家破人亡。辛亥革命（一九一一年）前后，渐有股匪滋生，从偷鸡吊狗的偷窃勾当进而打家劫舍。民国初期，军阀割据，南北混战，地方糜烂，匪患也随之猖獗，此时已不单是一般小股土匪，而是啸徒聚众形成数以几十人、几百人以至上千人的大股匪。这些股匪有旗号，有地盘，公然活动。他们可以写乌单，绑肉票，可以在其势力范围内随心所欲地向群众收捐派款。匪之兽性一发，匪徒所到，焚杀掳掠，乡里灰烬，人头落地。从此，惠安处于军阀、土匪交替割据状态，惠安的上层建筑也就全被军阀、土匪所控制。其中尤以汪连为首的汪连、汪柴水（汉民）、杜建、李法等巨匪，均混迹军阀，成为亦官亦匪的大集团。他们直接、间接统治惠安达十多年，为害地方，更为深重。

今从记述汪连开始，拟陆续分别记述股匪中有代表性的头面人物汪连、汪柴水、杜建、李法等四巨匪及他们的主要活动片断，其目的是想藉此窥见民国初期惠安的政治、社会概貌，从而明了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历史时期的惠安的粗略轮廓，或能给今后续编惠安地方志有所摘。

由于桌上没有资料，旧时所收稿子又散失殆尽，只凭一鳞半瓜凑并起来，疏漏讹错之处在所难免，尚望阅者予以指正、充实。

初 期 活 动

汪连（一八八九——一九二九）又名汪连明，曾名汪瀚，一八八九年出生于惠安县城东门外后坊村（现螺阳公社后坊村）。十四、五岁时，曾一度学习理发手艺。十六岁返回其父汪镇在县城所开设的轿店里帮工打杂。那时的轿店，人迹混杂，当地流氓地痞经常出入其间，摊设赌局及鸦片烟榻，拉引轿夫落水。汪连日在其中，耳濡目染，逐渐走上放荡生活的道路。他结交上城关人李来其、杨金生等一伙无赖汉，又由李、杨介绍与一个名陈石者相识（陈石当过衙门小吏，外地人，落户在城关，人称“陈二舍”）。陈夫妻二人专干藏贼引盗的勾当。汪连这一伙便以陈石之家作巢穴，夜间四出摸门挖壁行窃，所偷赃物，悉由陈石接手销赃。城关商户民宅受其光顾者颇多，但当时群众尚敢抗拒防杜。有一次，汪连在城关南门行窃民宅，被该屋主发觉，刺中脚胫，成为跛子，所以后来人们又叫他“三脚汪连”。

与此同时，汪连又广结许埭村（辋川公社）散匪程生才、程妈福，清美村（涂岭公社）散匪潘灶生、潘晏来等人。于是彼此连成一气，匪徒日众，气焰日张，活动范围日广，竟敢成伙出动，公然进行较大规模的抢劫。有一次，潘灶生、潘晏来在白井村行劫时，被该村村民当场捕获，汪连即买通衙门，租得官军号衣，纠集匪徒三十多人，假扮官府下乡委员，乘轿骑马，张旗吹号，威风凛凛，前往白井村，把潘等从村民手中取回。由此可见，汪连这一股匪当时的组织规模已相当可观了。

一九一七年农历三月初五夜，汪连与李来其、杨金生等在盗劫城关会魁埋干果商陈鲍、陈益父子的住宅时，因行盗失火，陈宅被烧为灰烬，一刻烧死陈家八条人命，惊震全县，群情愤激，鲍、益父子更是迭呈催告不已。当时县知事（县长）蔡岷也以人命出在县治所在，责任不小，不得不下令缉拿凶犯。李、杨二人被捕处死；汪连逃脱，藏匿于县城东郊溪美村（辋川公社）。蔡岷将汪连之父汪镇下狱年余（后释放）。汪连见风势不妙，乃招结部分匪伴奔往王巢山（又名凤

巢山)，投于“靖国军”，另觅出路。

亦 官 亦 匪

“靖国军”，原是许卓然（晋江人）为首组织的一支闽南“民军”。当时袁世凯帝制告终，继而张勋复辟失败，皖系军阀段祺瑞掌权，策动“督军团”哗变，推翻约法，另组政府，造成南北分裂。南方孙中山于一九一七年由上海率舰队回广东省开展“护法运动”，与段氏的北洋政府对抗。那时孙中山密令同盟会会员许卓然在闽南一带招募民军以应。许遂与杨持平、张贞等人，以晋江、南安、同安三县边界的王巢山大小岭为根据地，招军买马，组织“靖国军”，与驻闽的皖系北军相周旋。一时闽南各地的“绿林好汉”、亡命匪类趋附甚众。

先是，有惠安李扁生（又名金九，惠东下坑人，善制炸药，系惠安著匪之一李法的胞兄）早年曾与许卓然、张贞等人结义于同安县角尾仙桃岩，与许等同是“靖国军”创始人之一。汪连先时又曾与叶青眼结识（叶于一九一四年成立“中华革命党福建支部”于厦门），加入叶的“中华革命党”，为其党员。此时汪连在惠安不能立足，乃伙同匪伴（据说携带枪械七杆），以“中华革命党”党员的身份，并以李扁生“同乡之谊”，由李介绍投附“靖国军”。

初时，汪连编入张贞部下当连长，参加过“靖国军”攻打同安灌口等处战役，声势颇大。后“靖国军”为支援“护国军”（闽南的另一股“民军”）之故，与陈炯明的“援闽粤军”发生内讧，彼此结下宿怨。一九二〇年，“援闽粤军”奉命回粤驱逐桂系军阀势力，陈炯明挟于与“靖国军”旧怨，临行前与北军李厚基密约条件共同消灭“靖国军”。是年春，“靖国军”竟受到“援闽粤军”的突然猛袭，残落破碎，残部逃往晋江安海镇与陈肇英的“浙军”合作，改旗号为“浙靖联军”，陈为联军司令，张贞为联军副司令。汪连仍在张贞部下，被提升为营长，流动于晋江安海、青阳和南安官桥一带。

此时，由于岑春煊（任在广东的南方军政府政务会议主席）私倡南北议和（后遭孙中山反对，岑被撤职），南北两军暂时处于相持状态，军事活动稍为沉寂。汪连马上腾出手来，向地方开刀。青阳镇当时系半商半侨地区，颇称富庶之地。汪连在一个晚上突然下令“清街戒”，出其不意，把整个青阳街洗劫一

空。由于“浙靖联军”平素在地方横征暴敛，敲求无厌，激起晋江、南安群众四起抗击，难于驻足，不久只好退走，从安溪入漳平进长汀。北军李厚基部马步云（驻泉州剿匪司令）乘机尾追，“浙靖联军”中的“靖国军”部逃入广东省黄冈，终被粤军围歼缴械，遂告消灭。

汪连见“民军”已垮，乃随“民军”残部高义投降于北军张清汝（李厚基的旅长，驻泉州），编入高义部下当连长，由安海搭船到惠安崇武的前垵登陆，转入惠安、仙游交界的围头庄驻防，过着官匪合一的生涯。

一九二一年，直系势力高涨。许卓然派秦望山（南安人）由南洋回闽组织“自治军”（仍是民军），与此同时，庄文泉也在闽组织“讨贼军”相策应，共与北军李厚基对敌。“自治军”围攻高义于安海，汪连调任高义的前部守坑内。高义、汪连被击败，逃入泉州，与张清汝同被困于泉州。未几，张清汝乞降于“自治军”，高义与汪连则乞降于庄文泉的“讨贼军”。高、汪两人此时又再由北军变为民军了。汪连仍编在高义部下，擢升为营长。

由于高义与北军关系复杂，心怀首鼠，旋即被“自治军”和“讨贼军”缴械，遂再叛民军，依附北军王永泉，升为师长，回枪攻打“自治军”。

此时汪连也离开高义，另找主子郭寅皋（北军王永泉的团长，驻泉、惠一带），在郭部下当营长。

一九二二年，直系军阀孙传芳、周荫人入闽，王永泉失势，汪连又转而依附陈庆云（高义部下的补充旅旅长），编入陈庆云部下，被提升为团长，团部驻扎在泉州市内考棚，下有三个正规营，第一营营长杜建，第二营营长陈秋庭，第三营营长张占，此外又有几个补充营，营长有陈平国、苏桂兴、林名标、陈邬等，一个工兵营，营长汪维西，一个护路队，队长柳晚，兵力颇为雄厚。

一九二二年冬至一九二三年春之间，直系孙传芳追逐皖系王永泉，独霸福建，派孔昭同（孙的旅长）任兴泉永镇守使，镇守泉州。陈庆云在泉州受排斥，陈的第二团团长陈清祺率部攻打孔昭同，汪连参加攻孔之役，结果大败。同时，高义在南安诗山的师部也遭陈国辉袭击，高师全垮。汪连即收拾残部逃入晋北暗林一带。时汪连部属卫队队长李法率一股残部投降孔昭同。汪连因而派副官往泉州请降于孔昭同，孔接纳所降。汪乃受编在孔昭同部下，充任孔旅独立第四团。

(初时称第四独立团)团长，驻团部于泉州承天寺。汪拜认孔昭同为“乾父”，彼此往来甚契。

一九二三年春，汪连团部移驻惠安城关围头埕康、吴祠堂内(现八二三小学校址)，曾兼任惠安县知事，署名汪瀚(不久，委派其族亲汪子舟接任知事)，设立“公路局”，筹办惠(安)洛(阳)公路。一时惠安群匪皆依附之。汪团以下有三个正规营编制，第一营营长汪汉民(惠安人)，第二营营长潘温和(南安人)，第三营营长杜建(惠安人)。其余匪首如苏妈来，李法、庄金春、汪德水、苏桂兴、柳晚等皆为其部属。一些士绅如陈敦友(袁·洪宪俊士)、李慕韩(优贡)、陈桂蟾(岁贡)等也竞相趋奉帮闲。汪连集全县军、政、财大权于一身，生杀予夺，俨然惠安土皇帝。

一九二六年，北伐军入闽，孔昭同败退。汪连因孔垮台，也由惠安城关退驻涂寨安固、前黄一带。迨张贞部的闽军(已受编于国民革命军，即北伐军)入惠安，汪连企图拉旧关系再投张贞，遭到拒绝，不予接编。但此时汪汉民却被闽军青睐，受委为“驻惠清党特派员”。汪汉民与汪连是同村人，平素有宿怨，此时得势，乃乘机排斥汪连，到处声张通缉。汪连走投无路，逃往台湾流浪。不久，回厦门结识海军陆战队军法处处长杨连琪，由杨介绍，收拾旧残部，凑成一个连的人数，以其义子汪井的名义，领得连长头衔，驻于金门。但随后汪连又因在金门作恶，被缴械遣散。适遇旧同事陈名镛(陈曾与汪同时充当郭寅皋的营长)，时在海军陆战队第二旅旅长林寿国部任参谋长，由陈介绍于林寿国。林却因汪连名声狼藉，只以汪连的部属郑成宗的名义，把其部队编为一支“护路队”(属于编外番号)，驻仙游的枫亭、郊尾一带，设“办事处”于莆田城外广化寺。

一九二八年，十一军蔡廷锴入闽，解散新编军。汪汉民在惠安县城失势，乃遁入惠西田船，盘踞老巢。林寿国着汪连再在惠安收聚党羽，培植势力。于是二汪同病相怜，至此又暗中勾结在一起。

一九二九年春，张贞部队调往漳州反共，惠安应由海军陆战队林寿国接防。林已指派汪连、郑成宗来惠驻防。但二汪已有勾结。于是汪连一面把这情报暗示给汪汉民，一面故意拖延驻防日期，让惠安县城空虚着。在彼此默契下，汪汉民于六月六日(农历四月二十九日)由田船倾巢出动，乘虚攻入惠安县城，造成惠安

县城备受洗劫的“六·六惨案”。涂寨街也同时遭殃。

惠安“六·六惨案”发生后，全县群情愤激万分，群起控告二汪，并联络惠安旅外各同乡会一致声讨。但林寿国因对汪连另有所寄望（主要是培植势力），曲意包庇，推说该部无汪连其人（因汪连的护路队系编外番号），拖延时日不理。适是时杨树庄（海军部长，兼任福建省省长）巡视厦门，于是惠安旅厦同乡会推派代表面见杨树庄，痛陈惠安“六·六惨案”真相，要求拿办汪连。杨慑于民愤，答应受理。未几杨在厦门召开海军会议，林寿国第三团团长林景州参加该会议（这个团长是杨直接指派给林，后台硬），杨乃向林密查汪连下落，林景州如实以告。杨即以手令授林景州，令其回莆处理汪连。林景州回莆田后，先不声张，至七月十四日（农历六月初八日）早晨，私下派一马弁，开辆小汽车到广化寺护路队办事处，通知汪连至莆田旅部商谈要事。汪连不疑，即随马弁同车到旅部。林景州带汪连会见林寿国时，突然拿出杨树庄的手令呈交给林寿国。林寿国受此意外挟制，只好下令逮捕汪连，于当天下午四时左右绑赴莆田刑场枪决。汪连为匪一生，至此完结。

官、匪罪行录

汪连一生，由匪而官，以官为匪，亦官亦匪，无论以匪身份出现或以官身份出现，莫不以荼毒人民、祸害地方为能事。一九一七年在惠安因盗失火造成“一刻八命”血案，一九二〇年洗劫晋江青阳街，只能述其梗概。一九二三年在孔昭同的团长任内，团部移驻惠安伊始，便设立“公路局”，借口筹建惠洛公路，大派公路“特别捐”、“柴米捐”，规定大户每户数百元、数十元，中户数十元、十多元，小户起码十元，强迫城关地区商户、居民缴纳，一年勒派三至五次，稍有延缓，立遭家破人亡之厄。农村则以田亩计征。自一九二三至一九二五这三年，其中有一次征收路捐数额（有资料可查的）竟达白银十四万一百元之巨，可见汪连当时对人民横征暴敛的严重程度如何了。除了公开摊派路捐外，又故意在较繁荣的市街或重点户曲划路线，以毁店拆屋相威胁，从中勒索受贿，如东门外奎巷（太平巷）一段，即因此被勒取白银三千六百元。当时厦门《民钟报》曾刊登一首诗，痛述汪连借修路勒财的情景：

倡修路政借敲钱， 路线未修勒万千。
想到家乡荆棘变， 痛心疾首恨汪连。

一九二三年八月、汪连又以庆祝其父汪镇“六十大寿”名义，限令群众筹款送礼，群众不敢不从，虽穷乡僻壤，都得送款送礼。城关各商户除凑送巨款外，还要张灯结彩。汪连在其围头埕团部大摆筵席，唱“大班戏”（或言福升班京戏），群魔满座。自八月初三至初七，日以继夜，连闹五天，估计糜费十万元以上。其主子孔昭同送来两包寿面、一对寿灼，汪连为此送给孔昭同派押礼品的马弁“小彩”费就二千元，可见其派头之大了。

一九二三年冬，因王永泉部的团长杨增福部进驻山腰开征田亩捐（即鸦片捐），极为苛重，只山腰一乡一次就被派捐额一万六千元，而乡中土劣又从中加码一成以饱私囊。邻乡峰尾，原非种植鸦片地区，同样硬派巨款。群众被迫难以活下去，乃于是年农历十二月初六日愤起抗捐，袭击杨团。一场抗捐斗争中，击毙杨团陈团附以下九十多人。杨团惨败回惠城求援，汪连即以其部属连长朱道口（三朱人，地形熟）、陈舜明二人带路，迂道后张村的虎母山，进入坝头乡，攻破山腰，对山腰、峰尾、坝头等地大肆烧杀掠夺。进入山腰更是逢人便杀，一时全乡硝烟弥漫，横尸无数。据事后不完全调查，村屋被烧三百多座，群众被杀一百多人。汪连于此又欠下人民一笔大血债。

如前所述，汪连与汪汉民勾结制造的一九二九年的惠安城“六·六惨案”，是时汪汉民率匪徒三百多人涌入县城（汪连部属郑成宗也参与其事），先从城关圆智庵街（街址在现服务社后面及东面，当时是城关最富裕的一条街）下手，一声令下，抢、杀、奸淫、掳掠遍及全城。商户、民宅被肆意掠劫，几家大商户如益成（布庄）、源春（百货）、庄火（五谷行）先被洗劫一空。当天被枪杀居民有陈亲仁、王健庭、许×（名待查）及惠安中学学生十多人，被绑架商人有郑目、郑接、王蛋等十三人（后郑目等以三千元赎回，郑接等以二千元赎回，王蛋等以一千元赎回）。汪汉民攻占惠安前后六天时间，在这六天中，街道断行人，户户灶不冒烟，眠不安席，全城一片恐怖，人民财产生命损失难以估量。在洗劫惠城同时，汪汉民追赶康伯沧的“民团”，至涂寨街，又乘机进行一场劫掠。

汪连的部属在汪连的授意、指使、支持下，所干出的罪行，同样是非常严重

的。其部属汪汉民盘踞惠西田船，杜建作恶涂寨，李法横行崇武，所干罪行，并不比汪连逊色。而其爪牙遍及惠北后坑、惠西卢田、晋江东寮、暗林、惠仙交界的枫亭等地，绑肉票，采用“敲鲞子”、“剥芦笋”等酷刑，惨不可言。

写于一九八一年八月二日

惠安著匪之二——杜建

洪 满 聪

杜 建 其 人

杜建（一八九二——一九二九）是惠安涂寨山尾村人。父亲杜希是个染布坊老板，生四子，杜建居长，老二杜锐，老三杜烧，老四杜兴（这三个老弟后来皆成为杜建的骨干）。杜建少时在其父染布坊学习洗染技艺。十四岁时就染上鸦片烟瘾，成为村中人人注目的“鸦片仙”，家庭对他也很有意见，所以他在二十岁时就离开家庭到晋江一带搞洗染衣服布料工艺谋生，过独立生活。

这时正是清末民初，社会动荡不安，尤其是一九一七年以来，南有广东军政府，北有北京北洋政府，互相混战，闽南一带兵匪四起。在环境条件的影响下，杜建很快地和邻近村落散匪厮混在一起。

杜建初期结交的匪伴有型厝村王天赐，东岭屿头村陈天赏，石井村陈来成等。搭上了伙，杜建便放弃洗染职业，他们三五成群进行打家劫舍活动。是时惠南白奇、里春两乡闹着封建械斗，杜建便以“绿林好汉”的架势，前往受聘为“枪手”，参加斗杀。回家后，又以参加械斗得来的“经验”，利用本村宗族矛盾，为首组织二房“小刀会”，招集人马，培植党羽，为匪生涯也就从此发轫。

行踪剪影

一九一七年间，后坑尖西岭村的陈乾生、陈世义（即陈木水）兄弟已聚成股匪盘踞在惠西一带，势力颇大。陈世义为继续扩充势力地盘，曾到涂寨三妙村等地活动，招引杜建入伙结盟。陈、杜一经合伙，惠东、惠西勾通一气，声势益张。当时惠安城关陈元海（家在城隍口，人称“王爷三”）与庄杰夫（住西街西津楼，人称“庄部爷”）两霸相倾轧，大有势不两立之概。陈元海原籍后坑，因拉宗族关系，企图借助于陈世义兄弟这股势力来县城击败庄杰夫。陈世义兄弟与杜建认为这是攻劫县城的好机会，经过一番策划，就在一九一八年农历六月初三日纠集匪徒数百人，手臂各缠白布条为号，由涂寨出发，夤夜围攻县城南门，原以为一鼓作气便可打入县城，不料反被城内驻防军排长王新魁的“盐务缉私队”所击溃（王新魁因有此功，得由排长提升为连长）。同年农历八月初九日，陈世义兄弟与杜建又重新组织力量再度攻打县城。此次来势凶猛，县城被围困六天，岌岌堪危。于是城中派人化装潜行出城，求援于泉州溪美的“盐务缉私营”，该营营长曹万顺立刻率部驰援解围，群匪溃散。陈世义在这仗攻劫中被捕杀，陈乾生遁回老巢，杜建逃避于惠南洛阳。这是杜建首次有组织的攻城抢劫活动。

杜建到洛阳后，收拾残余人马投归于驻洛阳的“护法军”营长杜信忠（现泉州市马甲公社洋西坑杜厝人），受编在杜营充当连长。一九一九年，“护法军”并归“靖国军”（同是闽南民军），杜建随杜信忠部队前往“靖国军”根据地王巢山。从此，杜建与闽南民军搭上关系。

到王巢山后，杜建转编于张贞（张为漳州人）所部的汪连部（汪任连长）充当排长，于是随汪连部驻防于晋江安海、青阳和南安的古桥一带。但因杜建并非汪连嫡系，不受青睐，抑郁不得志。未几，张贞调防云霄，杜建就乘调动交接紊乱的时候抽回自己的部属，并窃取部队枪械配备，潜回惠安。

“靖国军”与“北洋军”（北军）是敌对的双方，当时惠安属于北军所辖的势力范围。杜建回惠安，当然为驻惠安的北军所不容，况且杜建曾在一九一八年参与陈世义兄弟攻劫县城，通缉在案，于是驻惠的北军营长李德胜得悉杜建回惠安后，立即追捕。一九一九年九月间，李德胜率队进入杜建老家山尾村，杜建逃

脱，三个爪牙被抓杀，十八名村民无辜受累，被抓禁在惠安监狱，折磨了七十多天才得到释放。

杜建知在惠安站不住足，与三个老弟一起潜逃厦门。一个多月后，驻闽南的北军收编赖乾为团长，驻团部于泉州。杜建有个早期匪伴程光汉（又名子安，辋川下埭人）在赖乾团部供职。杜建求得程光汉介绍于赖乾，与其弟杜烧回泉州归投赖乾，在赖团充当“派遣员”，杜烧也当上了赖乾的护兵。杜建此时又由民军转向北军了。

一九二〇年春，陈炯明的“援闽粤军”勾结李厚基的驻闽北军夹攻“浙靖联军”（民军），赖乾派遣杜建率部攻打驻青阳的“浙靖联军”所属的浙江军，一气攻下青阳镇。因此杜建大受赖乾赏识，受特别委任接管青阳盐务这一肥缺。杜建自任盐务局经理，凭其权力，垄断盐业市场，以官价和市价的数倍的利润差额，大发横财，从而大置枪枝武器，广招党徒，扩充实力，后来便成为大股匪。紧接着，杜建奉命随赖乾攻打在南安的“靖国军”旧部陈国辉，又获胜仗，于是乃由青阳移驻泉州。

正当杜建得意之时，赖乾忽奉命调往福州。赖乾走后，杜建失掉后台，在泉州呆不住，只好收拾人马回惠安，便将刮积的钱财在涂寨街开设一所大染坊，当起大老板来。

一九二〇年间，汪连也背叛“靖国军”归顺北洋军阀，在高义部下充当连长，于是势焰渐炽。杜建谋求再与汪连接上关系。为了讨好汪连，就在是年间的一天，杜建以庄英文（庄内村人，先前杜建在汪连部下当排长时的一名护兵）曾经窃逃汪连连部的枪支为借题，带引汪连部队攻入庄内村，让汪连部属进行一番掠劫，又将该村的一名归国华侨庄大英绑架，勒索“赎身钱”五百元，以这笔款为“进见礼”呈送汪连。于是汪连、杜建又交结上了，但山尾、庄内两村从此结下了深仇。

庄内村平白遭此横祸，全村骚动，群情激愤，叠呈向县控告。但当时的惠安县知事黄逢年平素与杜建来往甚密，曲意包庇，不予受理。庄内村再向驻泉州北军旅长张清汝控告，张清汝以杜建先前曾投过“靖国军”，随下令驻洛阳“侦探队”队长林进直达惠安县堂，限令黄逢年交出杜建，立予扣押，解往泉州监禁。

到一九二一年春，才由杜烧以厚礼央托赖乾之妻出面说情，又以白银一千元向张清汝赎买释放。

杜建释回老家后，竟把自己在狱中的损失转嫁给家乡群众，以广招“传会”（一种互储会）名目，强迫山尾村五十多户村民每户以十元认股入会；又伪造房屋田地典契，强迫村民出钱承典，从中再捞一把。

一九二一年八月间，崇武与五陈乡在双方的封建头子张文焕（崇武）、陈玻璃（五陈）操纵下，爆发大规模的封建械斗，杜建又故技重演，接受陈玻璃的招聘，充当五陈“打手”。一天夜晚，杜建纠集旧部爪牙五十多人，在陈玻璃家中集中出发，猛袭崇武三关埔，进行一场大焚毁抢劫。从此杜建又威风大振。刚好那时“自治军”、“讨贼军”联合攻打北军，影响所及，驻惠安秀涂的北军约一百多人，受围无路，在排长卓××和韩××（名均待查）带领下，前来五陈投奔杜建。杜建得此意外“天财”，实力骤增。这时适有林建邦者惠安奎壁头村人，教员出身，以“东路讨贼军”张贞支队长属下的团长街头，拥部驻扎在惠西田船（蓝田），杜建即率领人马前往归投，于是受编为营长。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农历十月二十八日），林建邦乘“自治军”、“讨贼军”击败泉州北军旅长张清汝，惠安县城空虚之际，进驻惠安县城。杜建也跟着进城，营部设于考棚（今惠一中校址）。

不几天，“讨贼军”主力庄文泉部队接踵到惠安。文泉与张贞原来互有矛盾，因而林、杜也被排挤，仍回田船。

杜建在田船这段时间，又参加一起封建械斗，不过这次却吃了大亏。原来田船邻乡山仔边村（小姓）与黄塘的松溪村（大姓）素有大小姓宿怨，松溪村封建头子陈其南与杜建有勾结，此时眼看杜建带兵拥众，势力不小，便想借着杜建威势镇慑山仔边村，于是央求杜建出兵攻打山仔边村。杜建也风闻该村有油水可捞，乃于一九二三年二月十四日（农历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由松溪陈其南的爪牙带领，猛袭山仔边村。不料事前机密泄漏，山仔边村民早作准备，打得杜建大败亏输，连田船的老巢也丢掉，只好收拾残卒，逃回老家，困守文峰岭一带。

杜建所投顺的民军林建邦部队，原属张贞派系。如上述张贞既与庄文泉矛盾重重，当时驻惠安的民军又是庄文泉的部队，庄为削弱张贞势力，即暗中勾通杜